

意境地图(Mental maps) 人类头脑中的空间意象。

第一次在地理文献中提到意境地图这个术语的是S. W. 伍尔德里吉(1965),他用这个术语描述所见到的环境,农民们依此作出土地利用的决定。P. 古尔德(1966)对意境地图作出了第一个重要说明。他从地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空间行为的前提出发,认为了解空间行为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人们对围绕人类空间的智能意象。因为人们常常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东西而不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关于区位的选择。P. 古尔德建议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人们是如何观察其环境和他们如何认识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P. 古尔德还研究了测量问题,注意到个人的智能意象是唯一的,但并非完全与其他意象没

月趁第5次国际珊瑚礁会议的机会,此计划再次在塔希提岛举行了专题讨论会、座谈会、工作会、碰头会和野外游览。事实上,正是在塔希提岛,大约150年前查理·达尔文在此完成了他至今仍有生命力的理论,这里海平面的相对上升使一个有缘饰的珊瑚礁成为裸礁,最后成为环礁。此次会议对模型创立者和实地考察者之间的观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换并弄清了珊瑚礁确能提供许多有关准确的海平面线索这个事实,从而有可能在全热带之间测定由地壳构造活动(如陆块的潜没、岩圈的热场活动与岩圈的冷却)而产生的垂直扭曲现象。

又在1985年6月,在挪威开了一个区域性会议。该会议着重强调利用过去曾被芬兰—一斯堪的纳维亚旧冰盖所掩埋的海岸线去测量地壳平衡的重新调整状况。

第200号计划所拟定的1986年内进行的国际性活动特别频繁。大陆架工作组将于1—2月组织一支考察队,登上苏联科学院的海洋考察船肖克曼教授号去位于塞舌尔群岛、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的印度洋西北部进行考察。拟定的研究任务主要集中在海底地貌,第四纪末期古环境的重建和与下沉海岸线相应的沉积及可开采的重矿物砂积矿床方面的研究。有关国家的研究人员已应邀参加此次考察。因为目前该区域还很少海平面方面的资料,此次考察看来是特别有价值的。

1986年3月份将在科克(爱尔兰)召开海平面波动的流体重力学和沉积结果讨论会议。该会议将主要讨论与海岸地形的演变、变化过程的管理与应用等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1986年4月份将趁在达卡(塞内加尔)召开的“第四纪在非洲发生的全球性变化:过去、现在和将来”讨论会议的机会举行一次地区性会议。7月份趁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海平面变化和第四纪海岸线讨论会议,8月份趁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12次沉积学会议和9月份趁在以色列海法召开“海上城市—过去和现在”国际讨论会议的机会举行另一些地区性会议。

1986年10月份在中国青岛举行国际年会,一大批研究者将有机会在那里看看中国的海岸。

1987年,即此项计划最后一年,将借在渥太华(加拿大)召开第12次国际新构造运动和第四纪会议的机会,举行“国际地质相关作用提纲第200号计划”最后一次会议。该会的重点放在讨论劳伦提亚冰盖的地壳均衡作用的调整、物理模型和潮汐变化等问题,但是还要开数个专题讨论会,参与者将在这些讨论上概略地阐述此项计划所取得的成就。

这个情况就是说,要到1986年或1987年末才会开始见到该提纲第200号计划的有独创性的贡献。也只有那时才可能决定以后若干年要优先研究的主要路线。不过,如不考虑国际上地球科学研究的主流,要完成这一点也是不能够的。只要国际海洋科学联合会关于“全球性变化”研究提纲在1990年代能够实际贯彻,海平面的研究就会成为它的一个最有促进作用的课题。

刘华训译自联合国《Nature and Resources》第21卷第4期,1985。

有共同部分。换句话说,他认为要制出一张意境地图,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一个意象的共有部分与唯一的部分区分开。他利用所谓主要成分分析的统计方法作了这种区分。他利用这种方法按理想水平根据各州典型学者类型制成的美国意境地图。他发现根据学者类型所制成的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地图都非常相似。

P. 古尔德指出,意境地图的研究已得到应用,并具有纯研究的可能性。他认为意境地图可能在规划中显得特别重要。他还提到工业区位、迁移决定和信息流方面可能的应用。

R. M. 道斯(1970)在讨论预测研究时写到:“甚至流行观点的大多数热心支持者……都承认后果的调查还没有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他讨论了P. 古尔德的顺序指令程序,然后提出一种选择的方法,这个方法要求人们识别他们认为对其环境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和考虑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决定的。R. M. 道斯使地理学从意境地图进入到他称之为“认识制图”的较为广义的领域。

R. M. 道斯和D. 斯蒂埃(1973)注意到“认识制图”涉及到我们许多日常生活和行为的现 象,而我们天然地忽视了它们并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R. M. 道斯和D. 斯蒂埃的例子包括规划、宇航员、新闻媒介,甚至广告。R. M. 道斯和D. 斯蒂埃说(1973: 9),“认识制图是关于人对其日常之间环境相对区位和各种现象态度的认识,准则、存贮、回忆和译码信息等一系列心理变化所构成的过程。”

按R. M. 道斯和D. 斯蒂埃的观点,我们许多日常行为,如上下班或上下学,没有某种形式的认识地图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他们注意到认识地图不需要有制图地图的自然特性,继而区分了认识地图和制图地图。他们还讨论了认识制图的署名和认识的描述;感觉和认识之间的区别;态度和认识地图;以及认识地图的性质和功能。他们最后提出了印刷形式的变化,包括比例尺放大、缩小和改编。

P. 古尔德和R. 怀特(1974)提供了第一本意境地图的书,这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领域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此书以地方意象研究开始,以讨论今日世界的意境地图结束。作者在书中提供了许多意境地图及其利用的例子。如同P. 古尔德在他早期著作中一样,他们强调,意境地图对规划来说是有价值的工具。他们还第一次讨论了关于意境地图变化的思想。

R. A. 桑德斯和P. W. 波特(1971)研究了意境地图的形式。他们运用因素分析方法从非洲地图制图的两个例子的实际误传中找出测量错误。他们认为手绘地图的形式错误可以检出。并且,他们还注意到(1974)“我们没有理由期望某一时刻所观察到的(即使能够决定这一点)东西和与后一时刻的感觉相应的行为之间一一对应。”

R. M. 道斯和D. 斯蒂埃(1977)提供了另一本长篇研究著作,这是一本既让专家又让非专家读的书。此书涉及了从我们解释地方和空间问题的观念到讨论日常生活中的认识制图等一系列题目。R. M. 道斯和D. 斯蒂埃(1977)写到,“每个人都知道认识制图,恰恰因为它是如此重要并触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此之多的事情。”他们认为,不利用我们认识制图的能力,我们几乎一天也不能生活。

T. E. 本廷和L. 基尔克(1979)批评了地理学中意境地图的运用,主要因为研究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1979),“这些统计关系对某一行为场合中意象可能的重要性没有作出什么解释。”他们还强调“研究者采取了意象的衡量而不是行为的应用。”

尽管有这样的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及以后,意境地图的概念仍可能成为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研究成果和成就可能将更多地转向利用意境地图,并把它们同解释甚至预测人类空间行为联系起来。

吕建华译自《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Greenwood Press), 1983

孙关龙校